

跨媒体艺术读本系列

主编 许江 高士明

让快乐 排好队

—— 巴尔特全书

陆兴华 著

Mettons
un
peu
d'ordre
à nos
plaisirs

跨媒体艺术读本系列

主编 许 江 高士明

让快乐 排好队

—— 巴尔特全书

陆兴华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让快乐排好队: 巴尔特全书/陆兴华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2.1

(跨媒体艺术读本系列)

ISBN 978-7-5452-0915-0

I. ①让… II. ①陆… III. ①多媒体技术—应用—艺术—

研究②巴尔特, R. (1915~1980)—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J-39②B83-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29385号

本书由上海市重点学科专案资助 (编号: B001)

策 划 徐明松

责任编辑 安志萍

装帧设计 王 磊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霞

书 名 让快乐排好队——巴尔特全书

著 者 陆兴华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00×1070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915-0 / J.572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序

本书研究巴尔特，是照了他自己对“研究”的理解，来研究他和他的文本：反对传记，反对总结，反对归纳，从碎片和引用出发，发动欲望，来推进研究，使研究成为写作，使写作最终成为文学，用文学行动，来拖出那个大汉语，由它最后来摆平一切，研究的结果，是另外一个文本，供我们继续在里面写。我们自己开始写了，研究才成功。

写作也不是动手就行，必须在写上再写，去写我们自己的已写，反复在同一个文本里写，最终将那个大汉语拖进这一正被写着的文本之中，让它满溢，让它来做大。写作是对于写作的写作。可是，让我们接着写的最初的那一段写作，是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呢？

本书作者这十年阅读巴尔特，常是读了就在读之上写点什么，写了这些读书笔记之后，再不断地在上面写，不知不觉，渐渐就去写着自己的写了。这不是要写出巴尔特的原义来寄托，也不是要写出本作者的心思来明志，而是想通过写巴尔特的写，去动员那个大汉语到场，让它来全面接管，摆平一切。本书其实是他用写作来动员这个大汉语，到他身上，让它最终到文本中不可抵挡地来写的结果。它是这样一个实验：充分放开，看看巴尔特的写作到底能帮他笔下的汉语张扬到什么程度。巴尔特不光是他的法语老师，更是他的汉语老师。读巴尔特，是像挖井和开渠，去迎候那个大汉语浩浩荡荡地泛滥到他这个汉语使用者身上，也希望本书的读者将这一写读实验做到自己身上。

根据巴尔特自己的理解，读他，我们这只是在自读，在读我们自己对他的读，在读我们对我们的读的读。要写得好，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读得好，最终去读好自己的写。读实际上不光是读别人的文本，也是读我们刚才对别人的文本的读，是去读我们自己刚作出的写；读是对读的读的读，写也只是一种写读，是对自己的写的更无情的读。写读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读。严格的自读，才能使我们的写精益求精！先有了极高的自读能力，才能写出有意思的句子和文本。

这种自读能力从哪里来？它从广泛而深入的读的练习中来。这种读是一种严格的智性舞蹈：它通过个人长期的自我苛求和内在节制而修炼成，是一种在伟大作者的音乐里去编舞的能力。应该这样来审查本书作者对巴爾特的读：撬开他的写作，来看看巴尔特到底如何改造了他的读！因为，巴尔特的那种厉害的眼光，不光是被他借用，去对付外在的主题，而且，也被他用来审读自己的写作了。巴爾特的眼光，被吸纳到了他自己的读之中。从此，他是在自读他对别人的读的读了，自读自己刚写出来的东西时，也是借用了巴爾特的眼光来自审了。读是一种对自己先下手的行为了。

本书题目是一个反讽：对一个有全集五卷，约五千五百页文本的作者的全面介绍，只是由三百四十七个片断来构成。这意思是不是，我们时代的百科全书、系统全书或历史全书，也是由片断甚至碎片，甚至踪迹来构成的了？欲望总是将它的对象切成碎片。最终是欲望将历史、系统和哲学当作碎片来一一收获。欲望是由片断汇成的一本全书。“巴尔特全书”的意思是：这个叫做巴爾特的作者的欲望所曾吞下的从世界一历史套餐到一碗圆子汤之间的所有的发生。照巴尔特自己的看法，写作就是让欲望降临，来重整作者的本体世界。

欲望要将意识形态切成碎片，就像撕碎桌布、论文和那些为了给我们自己所说的话加上最终意义或权威而建构的话语。写碎片是要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修辞作斗争。写碎片是要制造麻烦、断裂。它粉碎句子、图像和思想，使任何人都不能确定地来占据它们（IV，855）。而阅读是倒过来。男人是盯着看女人的身体碎片或踪迹，来开始色情运动，来发动自己的欲望的全部的。盯着这个叫做巴尔特的作者的写作的某些片断的细处，一个劲地看，我们身上的欲望就会被动员起来。读者用这种欲望去生产出意义。巴尔特这个作者向我们读者呈现出一个被剥碎的“总体”，一份被打乱的总谱，让我们读者去反思、纪念、分析、品味（IV，877）。我们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空间（III，778-779）。

片断不是一种迎合读者的智慧文本。它是松散、放松的，受偶然性的规定和辩证法的滋养。写片断，是要撕去文化的外衣，是要去个个击破警句和固见，是要到规则背后，去找出其滥用。写片断，是要在流行的警句之下，找到那有问题的逻辑链。在自然之下，去找出那一历史（IV，788）。被串连的句子往往显得势不可挡，洋洋得意。那滔滔不绝话语的虚假逻辑，会给人持重若定的稳靠感。我们的第一击，就是要打断它，将它切碎，用一种看上去不大正确的写作，去迎头痛击它。打断话语，让其意义不能随便流出来害人。这就像是孩子用一字一句的顿挫，来颠覆大人的话语世界一样。本书除了打引号的部分之外，被标注的绝大部分，都是本书作者在巴尔特的片断之上的延伸写作，决不是对原文的精确表达。它们真的是游离于原文的。一开始可能就已是失败的翻译，而随着一次次修改，这些片断的意思，一定会脱离原来的文本，倒转了也说不定。不谦虚地讲：所有的误解和不堪，都属于本书作者，所有的浅薄和

乱弹，也都与巴尔特的原文无关。请体谅。本书作者原只是巴尔特的一个性急的粉丝，猴急地要半抄、半译、半读、半写地将偶像的写作，介绍给周围的同好，里面一定多的是孟浪和添乱。读时如遇不通、不明、不快，即请扔开本书，以原文为准，千万不要去琢磨本书作者的原意。如能读原文或译文，则也请快快远离本书。本书所标的引用页码，只是一些模糊的路标，是供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到原文中一探究竟用的。再一次强调，这些不是学术论文式的引用，而只是写中之写。如果想要得到精确的原义，应该到原文里去勘探。

写读巴尔特这十年，正是本书作者人生最困顿的岁月。在上海供职于一个每月发三千多元的单位，他被房价和物价天天折磨到团团转，不时急切地到处弄钱，来渡过一次次金融的危机，早丢尽一个书生的体面。所幸，读他偶像的写作，成了他一个自留的小天堂，从中找到了用来应付周遭的唯一体面。这真是他一生的幸运！也正是偶像告诉他：巧遇就是幸福。向读者交出这本书时，他已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现实，仍有他偶像的很好伴护，读者已不用为他的处境担忧了。

全文注释的格式是：“IV”表示全集卷数，“788”表示页码；全部转译自：《巴尔特全集》（共五卷），门槛出版社，2002年（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Seuil, Paris, 2002）。

陆兴华

2011年6月11日于嘉兴南湖之南

目录

001- 写作

066- 人人都是大读者

117- 批评

152- 前来构成“我”的那些作者

206- 摄影

175- 做知识分子

217- 艺术

192- 语言

233- 在身体上发明未来

写作

1— 尝鲜原则

分析和快感的重新结合，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狂喜，也因此构成最有力的乌托邦（III，850）。写作是要实现分析和快感的结合。写作的目标，是要生产出片断、多元、粉末，是要去切、剁、研、灭。写作是要在逻各斯和爱洛斯之间穿针引线，是要通过语法和修辞，去冒险、去尝鲜。尝鲜是为了躲开重复和说教的暴力。什么暴力为祸最烈？那就是用同样的符码、逻辑和修辞去说几千年来都在说的东西，去让我们下一代继续说着它，梦里也说着它。哪怕是为了对抗这一来自传统的说教或专制的暴力，我们也必须用写作去冒险、去尝鲜。

我们必须用尝鲜的原则，而不是以人云亦云式的暴力，去读萨德。萨德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尝鲜原则（le principe de délicatesse）。对于人类而言，这种原则会促成一种绝对地新的语言。它将为我们的带来史无前例的改变，甚至也将颠覆我们对于什么是快感的看法。它要抛开主体，去实现每一个词的全部可能，激出语法的全部潜力，去成为一种没有增补的语言，一种能够说尽、道尽的语言。在一个句子里将语义全部都挤出，任其荡漾，形成乌托邦：每一个字都干净地达到了字典里的规定，每一个字都达到我们

想用它说出的意义时，乌托邦就实现了。相比之下，刚冒出来的新词总是猥亵、淫荡的；我们是为了冒险之乐，才去说出它们。遵照尝鲜原则去读，就是要与旧语法斗争着地去读，就是要写作着地去读，用写作去读，去写着读，去写读。

写作这时就成了对旧语法的挑战。写作一开始是我们照着旧语法走一会儿，然后就开始不安分，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写作，这相当于一个作者这样说：我想弑父，我想乱伦，我想刺杀，我想娼嫖，我想鸡奸（Je paricidais, j’incestais, j’assissinais, je prostituais, je sodomisais）（III, 817）”。这是作者将语法当了真，照着语法去做，然后真的想将语法执行到底了！这就是萨德式写作：将语法和句法的可能性全捣鼓出来，并执行到彻底。

作家是放荡者，是色情狂。他们想吃我们的豆腐。他们孤独，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冲动想与我们亲近。他们总在远处对我们色迷迷。他们向我们强加他们的孤独，拒绝与我们亲近，不与我们同谋、团结和平等。他们断绝一切人类关系中的道德。他们是歇斯底里者（III, 817）。所以，作家从来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朋友和斗士。

写作是这样开始的：首先是作家主体使自己处于被引用状态（能够若无其事，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似的说出“我”这个字），打破所有的同谋，打破谁在跟随、谁在创造什么的疑虑，打破写和读之间的纠缠。作家是命运共同体的逃兵，却扯起了旗子，开始另立山头了。他们终止过往的所有交往的仪规，想以一种全新的伦理来与我们说话。作家是全新的礼貌的首创者。他们与现行的礼貌、语法和其他的社会符码保持最远的距离，就仿佛是要将自己放进括号里。这是一种最高的颠覆，反过来将一种新的教学之系统实践强加到我们头上：他们退远，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交往实践极端化，将我们流

写作乃是定要作者每一次都空前地调动大汉语，让它排山倒海地到来，像一股热流一样汇入读者的身体，让他们喜不自胜，大珠小珠落玉盘地收获个满怀，他们才不会责怪作者浪费了他们的宝贵时间。

行的言谈礼貌宣布为例外状态。作家是一些比“我们”更我们的人，他们退远，用弹弓来打击我们的要害部位。他们是我们中最恶毒的人，在保守派看来，他们就如萨德般阴险和恶毒。

2- 为什么要写？

写是为了被赏识、被满足、被喜欢、被质对和被确认（III，100）。写是作者全力去讨好读者，到逆来顺受的地步，而且还无法直接讨好，给点小好处之类还不行，光说好听的，也还不灵。写作乃是定要作者每一次都空前地调动大汉语，让它排山倒海地到来，像一股热流一样汇入读者的身体，让他们喜不自胜，大珠小珠落玉盘地收获个满怀，才不会责怪作者浪费了他们的宝贵时间。文本不是内容，而是语言。作者奉献给读者的是汉语。不是作者打动了读者，而是这个大汉语打动了读者，是它使读者身上汇集空前的能量，将一切表达得游刃有余。

在这个不太美好的世界里，我们还是应该期望：读者是喜欢才往下阅读的，而不是因为它被列在大学的通识教学大纲内，或是因为它是民族或人类经典。莎士比亚，本科生们一定也是爱读的，但前提是，这时，他们得有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在身边，这个教师也先得去成为一个很给力的读者，同学们才会悄悄凑上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老师带领我们去读莎士比亚，我们是会交了钱去读的。

3- 改造世界：用碎片来扩大能指的空间

为了重新创造世界（包括自然），傅立叶动员了一种不耐烦（对文明的不耐烦）、一种形式（叫做归类）、一种衡量尺度（叫做快乐）、一种想象（叫做场景）、一种话语（叫做他的“书”）。这

一切定义了一种能指的行动或行动的能指。这种行动不断地让我们面对一种刺眼的缺乏，也就是科学和政治的缺乏，也就是所指的缺乏。傅立叶所缺的（此外这也是他故意要缺的），反过来又向我们对比出这样一种缺，我们也缺，但我们仍拒绝傅立叶的缺：讽刺傅立叶——从科学的角度是可以这样做——就会压制能指。政治和家治（Domestique）、科学和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是两张不能重合的网。傅立叶不要所有的科学，马克思要科学，还发展了它；政治，傅立叶是完全不要，认为它不真实和不道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完全不要快乐，傅立叶则完全接受了它。欲望和需要完全不搭界，好像两张网，是分别撒出来的。欲望和需要之间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增补关系：每一种都成为另一种的太多和过分。那太多和过分的部分，就是那从没发生的部分。比如说，从今天看去，也就是在马克思之后去看，政治是一种必需的清洗；而傅立叶是要躲避这一清洗的一个儿童：他呕吐出了政治。

傅立叶责备作家，说他们只想写得漂亮，将深底与表面形式分开了。他对自己的写作作了大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而不是一个作家。作家必须去发明。他追求意义到了极端，也就是用足、用尽了文本的场地。也许从今以后，我们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III，778-779）。

4- 人民自己会来写理论

在一个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像中国的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新中国里，理论写作和理论活动，不是西方人所说的理论写作和理论活动。

在新中国，人民在每一时刻都是自己的理论家，人民是能够写出他们自己需要的理论的，而理论这时也不是特别急需了。只有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理论才成为知识分子先锋派和激进派的写作特权，而在那里，人民更急需理论，理论成为像救生圈一样的东西。在西方社会，在一个像我们国家（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算是一种进步话语吗？是这个社会使得理论如此地必要的，尽管这种理论话语仍只是临时的、前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社会与理论活动之间有某种历史对应，只要这一理论被这一社会当作一种进步活动来支持，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是将理论当作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所以，（在法国）我们（比在中国）更应该进行这种理论活动（III，692）。在新中国，人民不再需要一种反思和智性的话语。理论是完全处于革命之中。在革命时刻，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对立了。实践完全是理论的了，理论也完全是实践的了。

在新中国里，人民群众自己就是自己所需的理论家。新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是结合得很紧的，表现于全民理论探索之热情，这时，革命觉悟与理论清晰，是同一回事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需要搞理论，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各种立场、利益话语中间，只有理论才是进步的，理论话语是在议会民意—立场—利益分配装置之外的一种恐怖和颠覆话语。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理论话语是那个社会活该的，是来自这样社会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的反作用力。一个社会的压迫有多重，它的理论批判话语的反弹力就有多大。理论是在一个社会形态下生长出来的，并不是来自移植，比如说，并不是把西方革命理论话语移植到中国。所以，在布莱希特看来，理论不是我们写出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现实里当街拣来的。黑暗和残酷的现实里结晶出了那么多的理论，艺术家和哲学家到处都能拾

到它们，像拾麦穗一样。

5- 写作测试权力的边界

写作的真理不是形而上学真理，也不是文学真理，而是一种历史真理。一个专制国家内的主导式、统治性写作，是在测试那种木桶一样的权力的边界，是要在权力的边界上打游击。这应该是一种索尔仁尼琴式写作，还是一种布莱希特式写作，还是阿尔托式写作？布莱希特用了一种爱的技巧，运用拥抱、放大和微妙，到真理中去寻找快乐，到快乐里去找真理，很不道德地将一种资产阶级写作置于另一种资产阶级写作之下。他利用了话语的话语性(*discursivité*) (IV, 786)。批判或批评，就是将计就计，主动利用话语的专制特性，调戏它，然后弄大它的肚子。

6- 重写旧文本

只有无聊了，一个人才想得到幻觉，布莱希特这样说。阅读只有达到了快乐，将此前的无聊抛在脑后了，才确保给我们带来真理。我们应该读文本，而不是读作品。我们在文本里用上了这样一种洞察力：不是为了找出埋于文本中的秘密、内容、哲学，而只是寻找原作者写作时所达到的幸福，在阅读中去回味原作者自己在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幸福感。我们读萨德、傅立叶和罗耀拉，这是要将他们从其宗教、乌托邦和施虐中连根拔起，拆掉他们身上的流行的道德语言的包装。读他们，是要将当代汉语引入他们的文本。我们是在用当代汉语重写他们的文本。我们读他们，不是在读他们的句子，而只是在语言（法语或汉语）上下功夫 (III, 706)。我们只有像弹钢琴那样先弹响了汉语或法语，才能弹响巴尔特的文本。

“我”读巴尔特的意思是：“我”在他的文本里发力、做功，来像独奏演员那样弹响他的文本，从而弹响整个的法语或汉语。如果这是弹棉花，那么，巴尔特的作品里的文本是弹弓，汉语或法语才是棉花。我们阅读伟大作者，是为了解放他们，将他们的作品推入当代汉语，使他们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成为文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时代里使这些文本重新担当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作品本身有多么重要，完全取决于我们在阅读中使它们生产和再生产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我们的阅读也将这些作者重新安插到了其时代、历史和阶级之中。但同时，我们也因此而深挖我们自己的阅读位置，使我们读后站到了与读前不同的位置上：我们在阅读中移置、架空、造反了自己。在今天，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来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景观，且总是回到它之中，被它封存。唯一的批判，不是对抗和破坏，而是盗用。我们应该打碎旧文化、旧科学和旧文学的文本，照了随便什么程式，来散播它们，就像我们给偷来的商品上色，重新包装后，又将它们推销上市一样。我们偷偷地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知识分子在干的工作的全部。

面对一个旧文本，我们应努力抹去其虚假的磷光，剥去其各种决定、眼光和投射之社会学式、历史式和主观的外衣。我们要关注文本里被拿走的消息，而不是到其中去寻那消息本身，使压迫式（自由）话语像死皮那样掉落。我们必须努力，逆势而上，因为，压迫式（自由）话语是不断死灰复燃的。文本对社会的干涉，不看它如何讨好了观众，不看社会—经济对于它的反应的忠诚度，而是看我们能赋予它多大的暴力，使它能超越社会、意识形态和哲学给它加上的法则，使自己应合历史智性的美丽运动。这一事关超越或过度的行为叫做